

鈴木善幸

新华



鈴木善幸

(日) 岩手日报社 编

励 群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铃木善幸

(日)岩手日报社 编

励 群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0000字

1981年7月第一版 1981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17 定价：0.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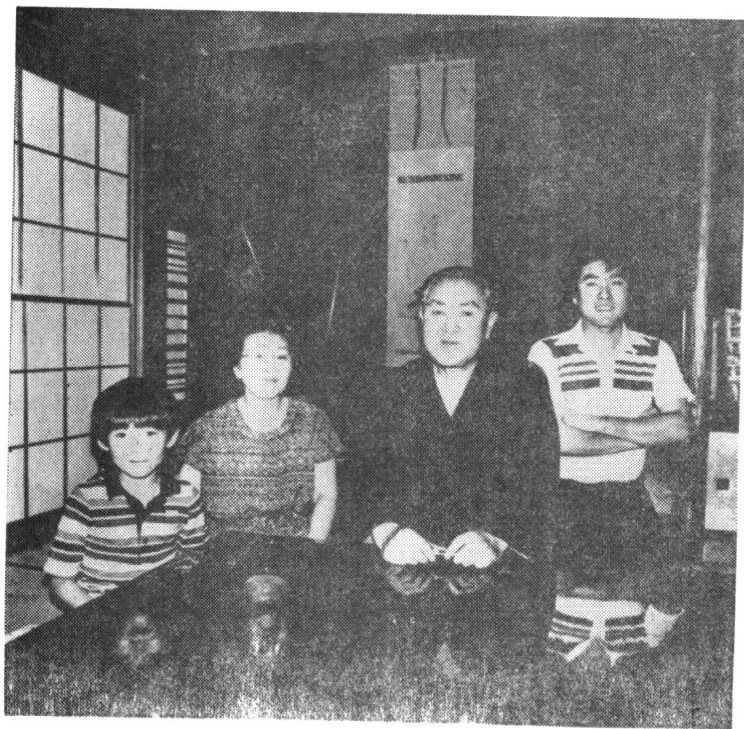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日本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的家乡岩手县《岩手日报社》撰写的。它详细地介绍了铃木总理的生平与所经历的政治道路，他的政治主张、性格和爱好，以及自民党派系形成的历史，各派实力人物之间的关系，选举内幕等。

本书还对铃木政权作了评价和展望。



鈴木善幸



左1 铃木的外孙齐
左2 铃木的夫人幸
右1 铃木的儿子俊

目 录

第一部 善幸先生的生平——长于海滨的宰相……（ 1 ）

- 三陆海啸……惨案迭起，发奋图强
- 受难的渔村……向同志诉苦
- 父亲的第三代……继承渔人和商家的血统
- 帐房先生……继承了父亲谨严耿直的性格
- 血书……一致抵制班主任老师
- 革新之地……同渔民们一起批判政治
- 水产学校……沿海唯一的中学
- 辩论班……对协同组合论的共鸣
- 刷新校风……下决心以武力制裁
- 水产讲习所……照顾家庭经济，放弃上大学
- 水产同志会……对结婚和政治的宏愿
- 向前辈伊谷学习作调停人的“妙招”
- 遗言……伊谷的严格熏陶
- 梁山泊……为组织全渔联奔走
- 转进……1947年初次当选众院议员

第二部 政治家铃木善幸——通向光荣之路……（ 48 ）

- 进入政界的动机
- 高度的责任感

由社会党推荐当选议员
旗开得胜
转人民民主自由党
家乡后援会的动摇
结识池田
池田派的铃木
最适合担任调解角色
派系合作
不拘职务、工会也参加的告别宴会
任厚生相和农相发挥真正才干
完成政府特使的重大使命
渔港是渔民的命根
拉拢选举
执意建设新干线
总理、总裁的宝座
期待和课题

第三部 铃木善幸的面面观——〈岩手日报〉历届东 京分社编辑部长谈——…………… (92)

凝聚着维持保守政权的愿望——铃木首相是起死
回生的旗手吗？

派系力学促成“调停角色”

贫困、忍耐育宰相

决断力和统率力是今后的问题

在池田手下走保守本流的道路——拥立大平、紧
靠田中

从社会党转为民主自由党是家乡的要求

命运的选择，吉田—— 鸠山抗争中的白票
结识池田勇人是林让治搭的桥吗？
审议警职法得“诚实善幸”的美名
作为官房长官揭开池田引退的序幕
任厚生相时代命官员搞“短打主义”
从前尾到大平的不流血政变
三角大福竞赛，同田中歃血为盟
“倒三木”建立和党统一的路线
大平说“铃木先生是我的教师爷”

建设东北新干线，发挥政治才干——兴办国立
青年之家亦为当地做出贡献

池田、铃木结友谊，“勇人道路”应运生
筹建横断公路，同椎名发生纠葛
在制定新干线建设计划中坚持福冈——札
幌线

希望确立国家、民族的理想形象——随大溜不
得人心

“菩萨善幸”两动肝火
从池田反省失言到重视宣传
对铃木总理的期待和要求

家人谈善幸先生	（150）
铃木善幸年谱	（154）
后记	（160）

第一部 善幸先生的生平

——长于海滨的宰相

经三陆*海风的吹打成长起来的铃木善幸先生登上了首相宝座。八十年代是大动荡的年代。自从原敬率领我国第一个政党内阁执政以来，岩手县首相辈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登上舞台的。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善幸先生身负重托，成为时代的舵手，实乃众望所归。三陆的地形，山峦层叠，蜿蜒入海，它说明这里的生活环境多么艰苦，它使人感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定都象这高山一样坚强不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海滨成长起来的人，铃木善幸走过的历程吧！

三陆海啸……惨案迭起，发奋图强

三陆沿岸，宫古以北断崖绝壁，是隆起型海岸线；往南则前临深湾后依高山，是沉降型里亚式海岸线。天然良港散布其间，人们都向这寒暖流相交的大海寻求生活之路，家家户户拥挤在海湾后面仅有的平地上。在自古以来就作为渔港而繁荣起来的宫古市以南约50公里，大致是三陆海岸正中间

• 指日本东北陆前、陆中、陆奥三地方。——译者注

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下闭伊郡山田町，是打渔人居住的地方，人口约两万六千人，百分之六十的人从事同渔业有关的工作。

明治44年（1911年）1月11日，铃木善幸就出生在这个典型的三陆渔村。

明治22年（1889年）实行町制的时候，山田町住着大约七百户人家，约四千人。以盛产干鱿鱼和沙丁鱼而闻名的这个小镇子，成了联结宫古——盐釜间三陆轮船航线的停泊地，它没有现在这样的公路和铁路，由于有北上山地把它同内陆隔绝开来，成了“孤岛”的一角。

这里的地形是由山脉沉降后形成的里亚式海岸，因此三陆沿岸的居民又都是常遭海啸袭击的苦命。据历史记载，自公元869年（贞观11年）以来，已遭受过21次海啸的袭击，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铃木的一些亲人也被这只“魔爪”夺去了生命。

昭和8年（1933年）3月3日，在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学习的铃木回家探亲，他在睡梦中被激烈的晃动和房子的嘎吱声惊醒，时钟也从柱子上掉下来，时针正指半夜二时三十分稍过一点。不知谁叫了一声：

“地震！海啸来了！”“快跑啊！”

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和他拚命地跑到一块高地上避难。三十分钟后，有二十米高的惊涛骇浪发出令人可怕的轰隆、轰隆的声响，闪着蓝白色的光迎面扑来。

三月三日本来是应该庆祝“桃节”*的日子一下变得暗

* 日本女孩子的节日，属日本五大节日之一。——译者注

无天日。震中是釜石海面，宫古地区震度为五级。由于海啸，本县沿岸死者和失踪者共二千六百七十一人，房屋被冲毁和倒塌的五千四百余家。田老村五百户中除跑上高地的十余户外全部死亡。当时的《岩手日报》报道这一惨状：“海滨横尸累累”成了“活地狱”。

山田湾呈C字形，有船越半岛的保护，海啸势头多少受到削弱，但就在这个山田地区船越、织笠、大泽和山田四个村子还是死了十六人，冲毁房屋近四百五十家。年轻的善幸逃到高处幸免于难，在海啸过后从早到晚奔走于山田地区，目睹惨状。海边躺着尸体，从冲毁的房屋中收容散发着阵阵恶臭的尸体的工作已经开始。有的船被冲进了屋里。

“哥哥打上绑腿，说要‘亲眼看看受害情况’，便出去了。我记得，他一连跑了三天，还在高地的学校帮厨。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受灾情况。”（善幸的妹妹内泽彻美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世界性萧条，农村、渔村也出现了空前的不景气。昭和6年（1931年）爆发了满洲事变。渔业连年歉收，可是就海啸来袭的前一年的年底到当年年初，沙丁鱼却获得了大丰收，海边充满了生气。好景不长，转瞬即逝……。

早就意识到需要通过政治来拯救渔村的铃木当时的感想如何呢？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象往常一样，我们俩又谈到深夜。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要振兴渔业就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拿到国家预算的那种人。’我当

初就想，哥哥是要成为一位政治家呀。因为他不是随便谈论将来的希望如何的人。”（善幸的妹妹内泽语）。

据说，铃木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曾经历过明治29年（1896年）的海啸的父亲，在可怕的余震中独自一个人到码头上去想测量潮位的变化，我从他的背影中仿佛看到不知防止海啸方法的政治的贫困。”

这次海啸给了他走上政治道路的坚定信念。他在昭和24年（1949年）的第二次选举中，脱离社会党而成为民自党的候选人，其原因也是接受了遭受“哀音”台风灾害、希望能尽早复兴的当地选民的要求。也可以说，这两次记入史册的大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铃木的一生。

受难的渔村……向同志诉苦

处于慢性不景气的隧道之中的三陆沿岸渔村，由于昭和8年（1933年）3月大海啸的袭击，遭到了更加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从前一年的年底到当年年初，由于沙丁鱼大丰收，海滨总算有了生气，正是在这个时候祸从天降，渔民们甚至要诅咒神灵了：“为什么非让我们受这样的苦呀？”

22岁的青年铃木善幸把故乡山田的惨状深深铭刻于脑海，依依地离别了拚命重建家园的渔民，回到东京的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在去东京的列车上，他无心观赏窗外的景色，头脑中只集中思考一个问题：

“自己能为渔民做些什么呢？”“渔民太受欺侮了”——需要有政治的光明。

从讲习所回来后他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是网罗同志。渔村

的情况比起贫困的农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水产学校的学生在学习技术以前首先要了解渔村，不了解渔民就不能从事水产方面的领导工作。”

为此，讲习所的学生成立了“水产同志会”。

水产讲习所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水产方面的最高学府之一，但水产方面人士的子弟至多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何况渔村出身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铃木善幸向同伴们介绍了渔村的萧条情况，指出现在最紧要的是对袭击三陆沿岸的海啸采取什么对策，水产同志会的活动是开展义务募捐运动。

“成立时，加上我和善幸才三个人，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三陆海啸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似乎越来越感到有建立渔民互助组织——协同组合的必要。”（水产同志会成员百川嘉博语）

当时本县沿岸同内陆地区之间横亘着北上山地，捕获的鱼要用船运到盐釜，从那里通过铁路运往东京。

而且，市场一直被占压倒优势的商业资本控制着，由于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经济不景气时期，他们压价从海边收购。

农村渔村的悲惨情景举目可见，海滨年轻姑娘卖身的悲惨遭遇就是一个象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昭和8年（1933年）2月，铃木善幸在他于昭和4年（1929年）从那里毕业的县立水产学校的校友会志《东北水

产》第20期上，发表了题为《受难渔村的剖析》的短文。文章的大致内容是：

在世界性萧条中，重工业合并，零售业界联合，农业扩大和加强农会的对策，只有水产业界无所作为。虽然学者们主张普及养殖业，开拓新渔场，但前提是重建渔村。在经济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要靠一家一户的微弱资本经营渔业已有困难。拯救渔村的办法应该是由渔民出资改组现存的渔业组合，而且要进行保护，给予指导并实行统制监督。还需要调整销售机构，充实冷冻设备，防止市价暴跌。但由于金融的阻塞，这些工作无法实现。

政府应该设法向渔村贷款，渔民强烈要求建立水产金融机关，这样可以提高渔村的购买力，整个国家经济工作将得以顺利进行。

这篇短文明确地指责了当时以掌管渔业权为主要业务的渔业组合，并提议建立后来的全国性渔业合作组织，以加强金融系统、销售和领导体制。

有趣的是，文章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政治运动才能实现。”明确地指出渔村的救济只有靠政治力量，从此可以看出他作为渔业合作运动家已开始崭露头角。

“县立水产学校实行学制改革，改成三陆高中，昭和24年（1949年），我是该校三年级学生，在图书馆读到了《受难渔村的剖析》这篇文章。当时善幸先生是议员，他写的这篇文章不觉吸引了我，使我很受感动。在水产业协同组合法付诸实施后，我受到这篇文章的激励而从事了渔业工作。以

后，由于各种原因我进了官厅工作……。”（现山田町民科长、福士爱夫先生语）

铨·家的第三代……继承渔人和商家的血统

铃木善幸是山田町的渔家铨家的第三代。

祖父善四郎（1890年逝世）是被称之为“鱿鱼和沙丁鱼之街”的山田有数的渔业世家铨（现在的铃木水产公司）家的第七代善助（1899年逝世）的弟弟，他们于1886年分家，堂号也是模仿本家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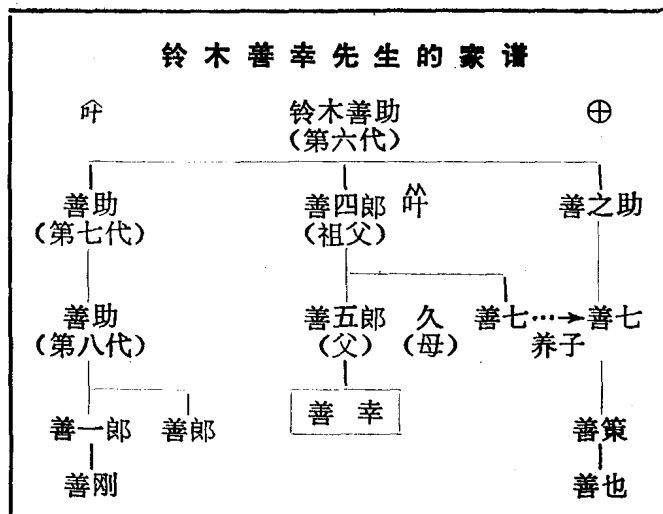
善四郎下面有一个弟弟，叫善之助（1924年去世）。他成了铃木肋的养子，堂号取名为⊕。

铨家、铨家和⊕家三个家系给予政治家善幸的不只是“血统”，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铃木家族”的坚强团结。

铃木家的本家称为铨是后来的事情，这是因为铃木家从事水产业，船上使用了铨的徽记。据说先祖是个村长。

据传，建设宫古——盛冈间的闭伊公路的鞭牛和尚（1710——1782年）住在山田町大泽六角堂，在建设大槌公路时，铃木家曾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援助过他。

• 家族的标记。——译者注



此外，铃木本家过去还有“黑米堂”的堂号。“黑米堂”是一个尊称，在藩政时代，接连不断地因冷害而歉收，当时铃木家总是从仙台地区购进糙米，赈济村人，糙米比精米颜色黑，故尊称“黑米堂”。一家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善幸也是以“善行”的意思取的名。

但是，名门伞家到第七代的善助时开始衰落，继承了这个破落家业的第八代的善助在同中国的干鲍鱼贸易中遭到失败。

这个人还不顾家业衰落，出马竞选郡会议员，结果破产，后来乘夜逃跑迁居东京，客死他乡。

他的长子善一郎（1976年去世）和三子善郎（74岁）仍然留在山田，寄身于⊕家。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这个本家，善幸家也给予了资助。